

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堤堰溝渠陂防門二十三道

稍溝判

甲通稍溝三十里主者按興役不申甲云水澈之不合申

對　　　　　鄭昭

先王之制廬井有伍爰自澮畎達以溝洫拯下人之墊溺變彼汾之沮洳故河渠式修煥馬遷之典衛漳既導美夏禹之績今甲之所施用酌前訓不資穿鑿坐看通引顧源流之所觸望平疇之有蓺況承兹水澈罔殫衆庸同史起之利人類王尊之濟物遂使苞蕭發詠無浸

彼之虞汾澮興言多流惡之美既稱裨益聞此損費自可旌其殊效勸彼異能豈宜按以不申加之底戾但刑期不僭令著明文役且不滿千夫法難從於五罪既不合上請即宜原宥

同前　　湯履氷

甲義恤畱畬志殷溝洫懼襄陵之荐及稍孽攸通稽濬川之前聞源流遂遠當以崇朝其雨高岸為谷無勞役之事濟稼穡之艱里則斯遥功則其倍涇泥是沃俄分

數斗之謡韓工已成良開萬代之利歲自便穩邦由是
減異東西之見分寧嗟别思殊劉項之有割是悦昌期
漱而不徭足以嘉尚决而非役奚用申為粉署將繩恐
涉察泉之義白圭思復宜從因水之詞

菜地判

甲為匠人於菜地制溝遂廣深二尺為度所由劾功少
訴不違理

對

十地分宜順其高下九夫為井列以溝洫式備水泉之害將損壅塞之虞利以生人成其務本永言經典實著廣深自畎澮而陳規及圍鄙而不紊守之勿失敏則有功惟彼匠人誠為盡力審斷徑術善相邱陵設夫間之小溝明遂上之有徑水勢地勢因而用焉善溝善防斯焉在矣二尺為度殊其不法三農取託乃亦有秋方黍稷之離離見流波之活活決其行潦達彼巨川庀度功程規模曲節即和夷之既藝豈陵谷之將遷樊遲學於

孔丘自得老農之術哀公問於有若寧有不足之憂縱彼公田何妨稼穡况茲菜地已輟耕耘將為功少取科實為淫刑以逞十門吳堰撫昔事而無慙三章漢條因茲躅而當逭

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對

清白二渠其來自遠善利萬物聞諸古昔故疏溝若雨荷鍤如雲利彼秦垌興功鄭白雖墾鑿南畝人歌日出之功而翹望西成不假月離之潤所以每加修葺式建隄防各有司存標諸令式高陵令以遷鶯入仕翔鸞布德宣風百里早副天心管轄二渠正當交口欲加門堰諒有前規即此經營非無往例但以金堤柳色未變新枝玉琯葭灰尚飄春雪節未逾於二月事不越於三章府局論辜竊以未可欲加罪也其如詞乎

同前

溝洫之宜隄防是急惟禹盡力乃安生人自鄭渠來與秦壤增利清白相映雲天並開稻粱交陰雨汗俱發東風適降南畝初勤曉波猶微春修未遽縣令以恤人從術計役乘閒雖蟄戶驚飛方期伐木而斗門議立且恐勞人未為鄉子之決欲後桃花之水府司按職體要俱懐聽風俗於初聞謂絃歌於未理誠以溉灌無闕經營有圖豈乖蒲宰之明當寛柳惠之黜情存審慎可適隨

時

同前

三輔名區千里奥壤決渠為雨荷鍤成雲衣食之源見資於畎畆桑麻之地實頼於溝渠故隠於金椎沉之石揵見漢書作揷非用防飄梗爰備塾流縣令職在字人化兼馴翟用遵常式或未成規良以秋潦未収且疑於瓠子春流詎泛未慮於桃花修葺既非後時府科何其速耳請從按記愚謂合宜

同前　　劉仲宜

殷俗富人實惟稼穡分疆列土必假溝渠白公入秦卒興涇水之利史起居魏大引河流之溢信衣食之是資知珠玉之非貴理宜順時役築作制隄防惟彼高陵地稱三輔贍言沃壤良由二渠完謹苟虧畜泄乖用必貽罪戾何以逃刑且如雨畢除道既候於天時水涸成渠再編於月令斗門不設交渠未修功雖闕於千金時靡過於二月遽即科殿恐爽廉平請從矜釋謂合通典

同前

薛霽

導水東流百川歸海甘泉北對二渠交錯灌注不息黔黎資上善之功奔瀉無窮生靈得下潤之廣鄭國創業白公繼焉秦兼十倍之資韓得數年之力決渠降雨不待商羊之歌荷鍤成雲寧假飛龍之氣理合克奉時令謹塞隄防水潦盛昌懼有奔突桃花泛溢增修及二月之前瓠子無疑作興謡流潤安四人之業縣宰絃歌緝化鸞雉添祥雷震一時風行百里遵乎令典誠未失時見

彼章程不懼其咎有詞難罰無濫斯人

同前　劉晉

作利生人實資水德至於泛溢或以災成故立彼隄存夫令式雖墨綬為化不願於勞人而黄潦或湧益深於害物況作事謀始合用於農隙啟塞隨時豈待於春仲論事乃拙於為政語對何聞於有司堰既不立於千金刑亦安疑於兩壁郡侯所詰然案科條

開渠判

峡州刺史馬田奏開渠與人相假貸歲課不時入執事以為勞無成將議裁貶

對

蒲密之化鄭白之饒溝洫可以立人秦漢斯焉定霸遜風載陳於王業瓠口深著於畎謠故典農中郎明濟河於興廢搜粟都尉定邦國於錙銖眷彼循良義存俯企馬田中和踐化右翊班條以為鄰下墱(都俊切)流功成於寫鹵南陽疏畝富埒於京坻雖開鑿方勤而清閒每就

假多慝於邵父終有協於倪公儻秋蟀春鵰人樂疲於力役杏花葛葉農靡闕於耕桑輸税若或先時叔粟何妨殷積祥刑議獄詎曰攸宜

毁濯龍泉判

興人毁濯龍泉或失其利楊氏因形勝興廢業邑人訴勞役不伏事

對

因興立功就敗成罰天之所壞人莫能支泉既稱於濯

龍歌未聞於黄鵠是爲廢隧壅匪克修平則當程以土功議其逵邇同夫鄴令緆鹵更生其稲粱嬔彼秦人倚鍤能降其雲雨若乃虞䉷澤之利述形勝之由非曰子來驚一作似乎慮始無有猶可一作傅勿對其庸

同前　　李翥

秦起曲江之沼漢興濯龍之泉或因山壅流或平地出水皆導達溝瀆修利隄防竭役費財窮侈極麗令國家罷苑囿燕游之所爲農桑禾黍之塲浸彼稲粱實我箱

庚事失棄廢其何可知楊氏用因其資大興其利非直務盡地利蓋亦誘人歸本我疆我理既叶農夫之慶載勞載役徒使邑人有言

同前　裴春卿

水德利物在乎泉源農功以時資於灌沃必欲壅畜無泄將以源防有用與人何者輒起訟於漚菅楊氏不爭更有興於貿鉓詎謝王尊之堰重開方進之陂既以樂成何徵役本

同前　蘓令問

濯龍之奧泉源交屬楊氏因形以利物輿人捨舊以謀新且河渠列於八方溝洫陳於十志類百工之居肆同五行之廢一提封既設潤下是資宜命水工鳩諸藪澤以文無害雖訟何傷邑中之黔實興我役汝南之鵠亦著人謠物之常情難與適變同源異口史起尊其前刋石表界信臣旌於後茍利於物何恤於言既撫稽於簡孚終有慙於割斷待資閱實方定刑名

同前　房㝐

澤國之政川衡是恤止以瀦防均之溝遂畜彼雨施錯興水物將廢業之不修豈分地之為利雖輿人之訟中則可毀而兩鵠之謠據聞當復候天時而潤澤成我濯龍灌秋水於涘涯誰其辨馬與人為利其利則深仍舊為功其功益（一作溢）寡勞雖是憚訟則有孚何者伍其田疇初結怨於東里遵彼溉灌終見美於西門乃謀始而獲尤方樂成而久次此而為罪夫何勸能

同前

屈突洱

道達溝瀆濬利川源允符禮經克茂邦政啓塞苟失覲荒荐臻惟彼濯龍稱善利物不貴離畢之澤惟俟决渠之降奚其毁敗詎潤溝塍遂使彼黍離離竟無成於東作我稷翼翼豈有收於南畝而上膺帝澤下虧毗業伊輿人之是除同漢相之斯廢楊氏以量彼地勢度兹土宜興繼絶業如何不可既月長而日引亦暫勞而永逸邑人之訴稍乖常典此而不罰誰謂其宜

陂防判

甲東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鵠言陂當復甲以惑衆云飯我豆食羮芋魁科不伏罪

對

東國之權非賢奚可因人所利君子不奪甲為政者異於是乎以為畜水不流竭之何害豈知舊防是要罷之或損且川浸藪澤殖物於是乎生蒲魚稻粱為利於是乎慱齊人理國職此之由潰塘涸源過孰斯甚蓋藏或

寡純固則盈割𩵋厭粱空思於舊貫飯豆一作菽煮芋奚取於託一作詑言愚謂載以既陂政可遵於夏訓廢而興謗事無取於漢臣此則有過能改彼當內訟自直無往不復傳者何傷聊以抒憂末為惑衆甲自不典人無匪彝輙欲𦥑之末由也巳

同前　　樊晦

開物議制興化優入務先適時權貴合道甲為正典欲遵救槳决其澤障成我井疆萁茨梁有作蔗蓼無嬿何

巳日未孚率籲斯戚然在釐變俗必觀習土與其芋羙豆食黄鵠興謡㫚若池陽谷口白渠作頌自邑告命當反古以順令代天救人奚愎衆而從巳謂莫益或擊湏移轍知方成既無終往何難復雖聞言不信將降戾乎齊畛而有怨是叢請懲忿於鞭朴

同前　任璆

紐金曳組賢不兼利決水窒陂權㫚由巳伊甲開畛洗務無聞史起之功鳩藪牧臯習為翟進之理俾初汪萬

頃隱長天而不見載翔千仞下高風而有言評其放紛固將必復而草木震色猶失其潤況爲鹵偏漑孰不思肥寄黄鵠而遺音實蹲鴟而猶美且受羙含菽利不夭來委畆宿糧事資陂漲今奪衆水不及私恩是曰殘人何以富俗更収威也能無辭乎與其秉權以求利曷若秉禄以自馭請遏其清畆之流罔憖我宜鱗之所

同前　裴鼎

天生五材水善利物且溉且糞長我黍禾為隄為防制

為畜泄甲秉國鈞軸作人父母可以興利除害仍舊貫以從時豈宜違俗變常歸（疑作師）乃心而改作使或者相駭訛言不懲託黄鵠以興詞冀洪波之必復烏鳴毫社抑有前聞石言魏榆斯無可採昔田疇是闢歌鄭卿之遺愛今羨芋興謠嗟漢臣之不軌緬想翟公之策安可效諸竊詳窮越之鞭非其罪也

同前　　于季重

政在利農人惟守業順其事者莫不胥悅變其舊者曾

是興謡惟甲國均是秉具瞻斯重永言溝浚而新見謀水旱不僣資燮理而成化人天可望冀敎勸而有秋然則南陽之陂自滮池而為注澤鄴旁之水因舃鹵而作膏腴是汎是流俯雲雨之攸潤我疆我理棲豆芋之餘糧方進不忘於前蹤白公且同於斯類此則有益於國専利而行未可式禮茍愆更從人欲陂兮當復聽乃輿言惑衆論笞責則何甚黄鵠既聞於師古焉敢定刑冊筆亦宥於無稽終宜伏念寘之理也誰曰是乎

河卒判

甲充河卒官給平價又被差外徭訴有兼丁不合倍賦

對　　鄭昭

徒駭既導誠禹貢之宏規宣防式歌亦漢國之盛業莫不功勤釃決績著疏開既輸閱越之賒行漕海陵之粟河渠既設控引是資青翰晨移背吳江而電騖艅艎夕至仰天府以雲趍眷彼泛舟良資鼓栧瞻言河卒實繫水官平價允叶於酬庸輕役雅符於悅使報者倦矣在

彛典而無乖施者未厭論外徭而有訴羔羊起詠節儉
寧聞碩鼠興謡貪婪何甚論古既聞此役設法不合輙
躅無端之詞請從告記

請塞鬭門判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船不通請築塞兩岸斗門節
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對　　　　　　　　　　　　　　　白居易

川以利涉竭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舍短以從

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决能降水集作雨流可導集作通財引漕運之千艘實資積水生稻粱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足務斯開竇而有年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既集作雖執競理可明徵雍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贍軍雖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邱繹曽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戶貫帳籍門二十二道

樂土判三道　移貫判一道

還墳判一道

大比判

乙因大比有撟奴不書於版三老罪之云賦不闕

對　鄭韶

貢賦有差彰乎昔典貧贍斯别煥彼前書故地之居人因俗而理制以廬舍為之井田考市籍而有倫工商式叙稽版圖而作範衆寡必登斯道或愆彝倫攸斁乙産

均犄頓術得計然忝列編甿有虞常賦雖貞筠十頃稍異渭濱之饒而木奴千頭自擅江陵之富爰因大比用奉舊章隱而不言國有彝憲籍為大信命出惟行三尤論辜宜察鄉人之惡五刑必審是詰所由之科庶書橘有差自甘於屈法坐棠流惠克念於徇時

登夫家判

乙以歲時登其夫家辨其可任者甲免訴云服公事不伏

對　　魏李邁

天子六官司徒九比稽其徵令登以歲時力役於是必均弛一作施舍自當率理有國之要無相奪倫乙職彼鄉師何速官謗或虧我道孰守爾法且四人分任所以定乎等衰一切從徭何以彰乎貴賤甲乃為吏有別夫家辨任必欲執文復除自慮蒙幸與同夫者君役不及於丈離長服事焉爾政何傷於滅裂苟欲達於鄉黨豈辱在於泥塗訟則有孚理合無撓免之或可詎曰不然載

徵司馬之書難舉鳩鳩之典

同前

都鄙攸創郊畿是畫聚之以廬井統之以師長且用稽衆寡差夫賦役爰别夏制備詳周官務欲先稽逸勞載量輕重乙為何者登彼夫家不能種之以德而乃辨其所任若使名隸黨正事職鄉人尚宜式著平均允釐升降明練九比之數不害三時之理歸市籍者出乎筭從王政者息其徭奚一作畧無恤人之心聿興從欲之訴服

公事以求免甲誠有詞倚公法而取削乙則無妄

造帳籍判

戸部符下諸州令造帳籍州司以百姓艱辛人未歸復請待兵散後造省司不許云人為國本賦在均平戸若不知軍何取給

對　宋全節

國之彝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微波編戸失業枌榆暫别遂擇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

區夏矜百姓之流蕩廢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徇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令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撫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煩昧通途爰扣兩端敢申獨見

同前　　　蘇倩之

四海既清萬人求理在乎平均井賦議計師田條閭里

之政役辨夫家之名數是分衆寡無失重輕必當按彼版圖稽其勞逸故三年大比國有彛倫百役小差人其胥怨由是周官克崇於大閱蕭相先務於圖書贍言諸州不克致理未能洗舊汚之俗開新政之源使懐土知歸起邑如市而乃拒省司之命忝軍國之經此而可容孰不可忍

書齒判

乙合書生齒之數遂闕法司罪云未及三歳

對　　楊成象

秋官職司人其位克守爾典用承天休所以辨九土之廣輪紀萬方之衆寡生齒之日必載版圖弱冠之年將均征賦况陰陽殊氣性有剛而有柔男女異倫齒或七而或八以小大斯比生死必登爰稽五刑罪也難離未及三載詞之有乎

兩貫判

甲先有兩貫一延州一屬鄜州為定甲訴云先屬延州

對

版圖一作籍隄防生靈紀綱用收一作悛不道是禁姦慝為政之要莫先此途若能守之人無散逸甲關西男子隴水遊客從沙塞之荒澤棄田園之故鄉先為流民近為編戶同狡兔之三穴匪王人之一心或因官遷數奇以建莊鬲以班崇一作祟吟越鍾儀以幽縶思楚編彼樂土歌於歸來蘭署以鄯州臨戎人稀地曠留實邊戶公利實一作心為多割近甸之有餘助遐陬之不足依省為定又

何可疑若從訴端詐道滋蔓

同前　　　　王　翰

渟維不虞塞門多事險其走集雖稱有典當其有衝安得無戰或逃或死家無康業且人戶平分文昌之舊也邊郡以實先王之制也甲無一德遂編兩貫禮不忘本延州密邇於京轂武以戒嚴鄜府遠鄰於河縣詳其動靜徇欲兹深遠之則苦從之則樂國有大事在戎為急邦之榮懷阜人斯可益疑其遠也不亦宜乎

同前

人則懐土狐乃首邱然蕩析離居罔能定極且甲義殊三徙編貫兩鄉作可封之比屋名標鄯部尋本枝之百代籍掛延州所以舊里馳誠是混新豐之犬故鄉摇思不食武昌之魚想邑呻吟深嗟變橘瞻闕敬止實慕維桑欲遣一作遺三緘終無二見仙臺制則方闢長途匹夫之志信難可奪

同前

庚光先

國疋封略甿編邑閭定要荒之制莫非王土開版圖之
職司於下人甲惟常流迹斷編㽼居先零之地早及戎
風近燒當之俗久覃宏化既因流寓終是播遷夫延州
之故鄉隷鄯部之外郡亦猶宰嚭辭宋陶朱去越蓬飄
萍轉曽何足以少留維桑及梓固不忘於祇載省司既
定誠合三緘甲且有詞須分二里至若軍於一作落闕右
地澗流沙總六部之兵馬當三邉之要害戎羯時抄邉
人屢聳事資捍禦安可輙移如或身列縈班茍非規免

情有深於懐土人何繫於匏瓜扣其兩端宜不然矣

附貫五年復訖判

丙於會郡附貫給五年訖差隴外鎮戍訴不伏所由以為無據

對　　　　　常著

令出惟行人知所向茍不執一將何適從丙為行人得被聲教言附邉土而成樂郊聖上哀矜萍流是用安輯厚以富業期乎固心所司為何不廣天澤再有騷動其

誰克堪將使戍葵而得年若及瓜而有代五年之復謂盡殊私三從之人難可奪志俾不滕口庶無怨言

同前　　宇文暹

瞻彼丙也是何人斯逋逃故鄉離遏爾土苟不家食嘗慄旅遊匕巢幕之未安如轉蓬之不定聿來玆郡奠厥攸居爰歷星霜載罹寒暑河源沙塞地鄰戎狄必資膂力以鎮疆埸惟丙伊何當是役也自可有死無退為主將之先鋒結袵抽戈斷賢王之右臂不聞為力翻事遊

詞孰有沐君之恩食君之土偏蒙五稔之復不徇六尺之軀人之無良罪宜從重當復滅鼻無或噬膚

移貫判

乙移貫所由以軍府州不許訴云令不簡點

對

桑梓必敬版圖是崇先王所以制萬國仲父所以居四人農商不遷首尾相援乙里親走集貫實軍府已習金鼓之聲誠堪晝夜之戰何得不懐吾土將樂他鄉雖四

海為家孰匪斯人之適然九章作律元止所由之見縱使飛塵既靜裔土無虞猶存鼌錯之實邊有慮宣王之薄伐訴無簡黠深覺詞遊

戶絕判

丙身死戶絕資財將没官出嫁女請除葬外悉收之叔復請分所由不决仰斷

對　　王說

丙忝彼齊人生此王土逐什一之利既富家財服畎畝

之勤方編戶籍既而溘先朝露遂卜佳城遠日新封已供葬儀昔時餘業可議官收相彼薄言將分厚產且弟惟同氣女有從人鳳兆於飛既歸他族鴈行以序自合保家繼絕請復（一作從）於叔兮論財難專於女也以兹丕蔽庶叶其宜

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一作詢）伍訴諸邑吏將內之圜土曰來有授也

對　張欽敬

典禮是興訓導為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寧宇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鄰伍以追且昧愛（一作受）於旌節邑吏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縶茲行者類厥罷人雖徇（一作詢）等閒門曾不恐於為厲內於圜土且未見於虧財終是迷而安作輙利動以生悔瑜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薄刑猶可誤作往訴何太詞游爰扣兩端且知三失

況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以行何非已任免戾實由勤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利淫是亦為政

同前　席晉

天下一家王土萬里吳蔡齊秦之容憧憧往來東西南北之人靡靡行邁食矣二字疑遊子將道他邦喬木坐違飄蓬日遠同仲尼之去魯方事問津異伯鸞之適越詎能登岳若使符繻不給行者乃逋逃之流今則旌節有憑伍人何逐捕之有空効重丘之徇楚則失之便為圜

土之因齊亦未得誠宜俾其專達豈可徵於有授事同
遠於周典理難投於呂刑

同前　劉庭誥

前王列土各有疆場司徒典邦敷陳禮教苟違近以適
遠必咨官以辨族彼已之子是何人斯罔協厥居越在
他邑動而有悔速訟所以成愆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
攝離其鄉居彝倫或紊逞其旌節有授而來信既由衆
何往不濟伍實妄訴宜其詬諸

徙鄉判

甲徙於他鄉無旌節津吏輙以圉土内之彼告非法

對　　　　楊愼金

貿遷不倦人且知往奔亡或生政亦嚴禁是以變而惟適時政任疑於磽肥行必有由誠取驗於旌節惟甲素非地著身同梗泛橋水淼在忽辭違於舊居斷遂孤飛方行邁於他國行則無驗動而見一作有疑津途以驗寧遇長沮之問獄户旋開一作閑行逢士師之鞫且夫為政

以簡貴清澆訛職司其居務取懲察雖率土之內莫非王臣而遷人之中或有姦者旌節雖且云復關山如何得踰詰其所由方盡於理致之獄吏夫何有違竊惟至公之道難加津吏之罰

樂土判

人進素衣朱襮欲從于沃或告擅去云我聞命不可告人

對

德以綏人遠來邇悅服以旌禮上衣下裳苟政刑之不修則顛倒而成刺今者素衣見進白石作詩是曰無良因知暴政類桓叔之從沃若太王之有邠自可責以無歸豈得告其擅去且信美非好如登王粲之樓寧食與謠猶思建藁之水訴以聞命抑難有詞既無善閑之能任從樂土之適

同前　楊總目作溫佚

建都立邑本大末小苟或假名必將兆亂相彼人也其

有意焉既榮朱紱之進旋興白石之行一作什亦欲適彼樂土及於寬政義有涉溱之興棻在揚水之章既侵陘庭方崇曲沃姑務修德自感子來悅以忘勞寧科擅去人苟利矣豈同邾子之遷兄其替乎已聞師服之歎既聞命而攸往雖或告而何傷

同前

寵辱若驚名器不假亮采有國欽若明憲知繁實之必披誠滋蔓而難除衣褋者何抑乃邦族桐圭錫寵晋國

受其明命椒聊盈掬曲沃得其熾昌盍獻可持以匡乃辟胡棄即異取戾厥躬爰將樂於樹檀苟取徵於揚水遽聞有命擅彼適從未可告人且宜安土天工不曠王政有經懷遠附離則上克用乂勞譙匪懈使下無覬覦人而無良不率大戛或者之告允協舊章

移貫判

甲居兩鄉偏儉一作險下同人請從之甲訴是穀伯不合移貫

對

鄭少微

賦命多途勞生各業或務農而敦本或易地以求安潘岳閒居且樂丘園之事樊遲學圃寧忘稼穡之勤惟甲乎人名編比屋和風不應地罕膏腴百穀不登兩鄉偏儉歲聿云暮年儲屢空苟貧賤而焉欲在窮途而周流適彼樂土雖美擇鄰之詞宜敬維桑將悟詩人之戒稱為穀伯難更邑居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去

對

頃者江濱鹿走道喪隋風晋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顧惟舊浦偶咽水而分聲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圃花飛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仍存掛劔青

松貞枝尚鬱四時節物供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
氷狐夜聽首丘之戀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
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
顯頗殊而移尊就卑禮律通許宜依所請㡙叶平反冀
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樹不靡咸陽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十九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

宋 李昉等 編

商賈門十八道

行人供濫物判一道　和市給價判一道

於市驚衆判一道　水石類銀判一道

熟羌市易判一道　真臘國人市馬判一道

避市籍判一道　率家屬籍名田判一道

稅商判一道

貨有滯於人用判

貨有滯於人用者甲不時而買請賒之所由不與云不過旬日勑從其主云已從其有司

對

貨有廢居政惟通變以收以斂實著於周經或與或求益存乎易象苟罔率厥典則其誰曰然伊甲者何不時而買鬻蘋蘩有薦霜露盈懷家廹屢空曷求仁者之粟國崇救乏爰假所由之貨理宜給茲稽市遵彼貿遷期不過旬將貧窶之是恤勸夫從主豈出納而為吝異乎市吏孰曰均官且濟俗利人操贏善貸誠為體國之要亦取隨時之宜如存理而無傷何飾詞而不與遂使閉倉

長孺徒歸美於漢庭饑粟子皮獨垂芳於鄭志請辨而以授無質以為疑仍旌泉府之規用徵國服之息儻從愚見庶為式臧

買賣不和判

乙買賣不和郵固以取財科杖罪郡以盜論乙並不伏

對

必藉美言爰資善價化其小大是等精粗乙之蚩蚩終市為業取諸噬嗑乃競錐刀既不我虞遂成爾詐惑亂

為意高下在心覽文惠之書漏畧豈宜免罪披蕭何之律鄭固安得無辜縣吏守文加杖刑而為當郡僚無智寧以盜而深疑請據明文斯為適理

均市判

乙以赤金稽市為業

對

闕

犯憲罰判

闕

對

分地而經立儀三市陳政以禁會商百族雖貿販而有尊故質劑以結信莫不同其度量別以精麤荒禮無征珪璋不鬻君平閲隱取給成都之錢漢武沈魂即覩茂陵之椀甲託茲闤闠徇彼盈虛糶邉鄙以為心雖良楛而成務稱無二賈未偶迹於神仙坐陷三章遂沈名於罪網至若憲罰徇罰中刑小刑既分彩於旗亭固非繆

於闔土主司董訓未盡甄明舉而罰之雖則罪人斯得哀而喜也有爽惟刑恤哉且播肆之條誠其過矣示衆人之譴無乃重乎在甲薄言均腊肉之遇毒主司苛政實剌骨而成冤復即命渝攺之爲貴義不可辱事當小懲宜麗本條用申典正

斷錦繡判

河南府准勑斷錦繡違式之物遂幷斷布帛精麤之異者市胥訴云妨商旅御史劾府擾人

對

詢于國章經綸有序思我王度軌物無愆苟不率常職司是舉翼翼京邑作式四方固當棄華敦素亦以提綱正物欲使錐刀之末濟人不競精粗之制周經是法益以事屬公家使之無爽杜其不軌理亦何乖然市胥以妨商薄言御史以擾人致劾隨時之義抑即有之經邦大體宜從府見

市賈為胡貨判

甲為市賈爲胡貨物有犯禁者大理以闌出邊關論罪至死刑部覆云賈人不知法以誤論罪免死從贖

對

貨以貿遷日中為市化能柔遠天下通商爰詰犯禁之人以明有截之制矧惟（一作惟茲）市賈實主販夫競彼錐刀當展誠而平肆取諸噬嗑方易有而均無既泉布之攸歸何器用之或異梯山款塞胡虜初喜其來王懷寶越鄉周官方驗其不物事既告於邊吏罪方書於賈人且

觀爾實來則銀錢是入既按其闌出何璽節無憑舉貨既麗於司關附刑當置於圜土一成定法理官可貸其全生三宥是思憲部宜允於從贖

甯繒不利度木為業判

丙甯繒不利度木為業鄰告惰農

對

利百變法工十易器地平天成罔爾降格為農服賈厥道何常丙市井其心貿販為業以貧求富則農不及工

朝盈夕虛乃末勝於本挺緗入肆見無利於氷紈操斧
登山更求材於霜刄去彼取此亦以有之在於四人於
時一作時則度木顧惟遷貨何必守株鄰人有言告者非是

陶人判

市稱陶旊者髺音刮墾薜卜華切暴音剥

對

惟彼陶者為藝之卑讀遂古之書豈工埏埴異河濱之
迹顧學陶匏智不逮於挈瓶心未忘於抱甕莫遇林宗

之賞詎爲顔閭之逃髻墾若兹姦巧逾露合懲虛器以肅旗亭

旊人判

甲爲旊人鬻髻墾薜暴之器於市人告違禁科之不伏

對

百族萬商會日中之市範金合土利天下之人是以陶器必良誠其渝濫用器乖度非所貿遷甲�京畝編甿陶旊作業郊泉歸壤已復志於千秋涇水非臨自餘泥一作

（淤）
於數斗不作無益未見存誠罔守爾典旋彰𫗦迹濫居闤闠之地豈成埏埴之功鬻斯辟暴賍乃遷鄙臨財作僞嗟日拙以成勞於義且忘喻雲浮而何取遂使漆園傲吏無任扣歌頳陰逸人難從抱汲同射鮒於井谷敝甕斯闢疑飲馬於重丘毀缾攸在守不假器雖將智者之謀灌若漏卮終匪居人之用不軏不物既為亂正之流刑期無刑難從緩刑之義

行人供濫物判

官市納帙行人將濫物供所由揀退云被頡頏不伏却領

對

四人異業百工居次事有資於軍國理無隔於纖微納帙所成多慙美質緝叢殘於鴛綺同衆製於狐裘行因針縷之工坐得烟霞之迹雖遠殊於法物遂有入於官須但物異新成幸非科作論市唯應見物論濫寧可別求物既不任供官退亦何成頡頏不伏却領仍事薄言

豈可加刑終希理遣

和市給價判

和市緒帶準法合即給價直少府監以稍入供之

對

聖人有作鬱為令典車服禮器貴賤有班文物彩章高下無濫我君開運朝儀式序敦樸素之風無虛麗之飾錦文不鬻於肆冠珮必加於賢而鞶厲咨光事華往來鑾絓霤飾理煥前古瞻彼緒帶有標令則官所云市法

乃酧傭盍亦采均輸之餘濟鹽鐵之潤焉可減茲稍廪以虛國財靜言所司或匪通論

於市驚衆判

乙於市驚衆擾亂

對

日中為市天下攸集貿絲抱布屢往實來士馬星繁寳貨山積君平卜肆推步自資相如酒壚朝夕牟利乙識非賢達情昧憲童闤闠少游未見閱書之美旗亭之下

自貽恐衆之愆一等事源不可開恕三尺律令請寘嚴

科

水石類銀判

嶺南村洞間百姓水石大小類銀因忿爭打戾按察使

科由縣令罪訴云因市易不伏

對

閩甌地隅粤嶠天嶮五隣為里辨方言之異華三品稱

金徵土物之惟錯禮不變俗市貴從宜貿遷海壖集朝

夕於泉實交易嶺徼得關石於他山義在隨時更法於易獎各得其所和均於類銀既來謀於我人有殊抱布俄必事於彼衆暫似遺錢打戾為嫌窒惕興訟軺軒按罪贍繡服之增華邑宰移風聽琴堂而未静寘之於理孰謂非宜

熟羌市易判

當州熟羌十月來導江縣市易按察使科彭州刺史罪訴云並蠻岸外不伏

對

當州導江山川雖間貿絲抱布來往是常矧今赤羽開元黃旗啟聖布堯心於萬國復禹迹於九州書等同文車無異軌雖夷夏殊俗而交易何妨趙璧尚入秦庭楚材猶歸晉用使人志清天下望重星軒標一作膺鐵柱之嚴班握金龍之使節未聞從善翻見求瑕鳥隼為旟有厲於正直鷹鸇逐雀稍涉於煩苛事不可詢期乎勿用

真臘國人市馬判

真臘國人來云於峯州市馬御史科安南都護罪訴云為相知捉搦陸路不伏

對

惟德動天無遠不屆北極燭龍之國屈膝稱臣南窮火鼠之鄉傾心向一作慕化眷兹真臘早挹淳風自昔雷同由來霧集豈假鑄銅之力無勞刻石之銘所以來往邊州市馬峯部論其由緒未乖從有之方驗以逗留豈爽求無之道御史職惟激濁志在揚清疑彼姦非欲嬰羅

網都護為相知捉搦先有禀承濫按一面之科寧杜三緘之口向若邊烽變擾論情不可免辜今既市馬往來據理難書厥罪御史科結有謝於弹珠都護有詞無慙於辨壁宜依薄訴用叶通途

避市籍判

大理稱人多避市籍遠役自陷於圜土所以每年旨條別有處分不得如律若依旨則此刑將措若依法則無以代更請省定

對

裨販所興闤乎往代入四人之伍隷九市之籍邪贏所尚錐刀必争曽不昏於作勞從乘時以射利故漢之定法禁其未滛秦之設規謫以邊戍發號施令豈徒然哉且民唐諱者曰甿㵲夫立理避要荒之征役棄父母之版圖雖欲利於飄遂終見陷於圜土國家罪惟寧失德存好生濟寛猛於隨時畨科條於㢑慎大哉至化刑措其宜但能峻以隄防明其教令則有符古之道無遺一作其

代之吏政在養民唐諱何須如律

率家屬籍名田判

甲於鄉里率家屬籍名田乙告甲是賈人犯令沒入田甲訴云無市籍不伏

對

道設彝倫用和萬物法垂禮典以制四人故版築隄防各順流而取濟導逵群品咸徇義以取功甲本是市徒早馳聲於鮑魚之肆更率家屬復求潤於龍鱗之田廣

事蕪幷以取浮雲之利專行欺詐曾無多露之嫌商賈
蓋藏已聞辜於漢律籍書携貳詎免咎於湯羅乙告没
田自得埋梧之術甲云不伏猶迷食椹之恩此而不科
刑章徒設請援明法用静姦流

稅商判

乙為吏請稅商以勸農或云稅重時物倍貴則商不失
利人受其獘

對

食哉人時農乃國本受利班爵必資敦勸茍昧茲道其
惟謬官乙隨牒下車彈冠蒞職蠢茲商賈嗟彼耕桑茍
征稅之匪差則黎甿之獲乂況鬻良雜楛豈販夫之可
矜霑體塗足實農人之是慜故可經其壟畝重以罰屢
將趨本而棄末杜惟利而是視所以時入芻藁歲課田
租人必樂康俗寧凋瘵類信臣之仕漢姑正溝塍殊晏
嬰之相齊爰知屨踊必君誅求無度杼軸其空乃利晉
以闞秦是瘠魯而肥杞或云之訟今則未詳停入摭實

式將丕蔽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商賈傭賃門十七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一道　　斷屠判一道

同賈分利判一道　　權衡判一道

太倉耳鈌判一道　　㮚氏為量判一道

度判一道　　斗秤判一道

傭債

傭債判一道　剉草誤斬指斷判一道

官戶判一道　奴判一道

買奴云是良人判一道

奴死棄水中判一道　婢判一道

部曲判一道　奴婢過制判一道

商賈

立功執商判

乙立軍功合授官或告親執商賈業

對

天子授鉞將軍運籌廣練精兵數道深入壯哉乙者屬當戎行攘臂專征負羽經戰警勵部伍張皇武威密爾元兇尚懷旅拒甘泉火起初疑减竈之餘朔野風高已得摧枯之勢既而凱歌還國疇庸武勳漢不孤恩方錫班超之職商乎見議詎奪弦高見左傳之詞或人盈庭是相喧聒既而斟酌典憲採摭群言樊噲擢於屠沽弘羊

起於賈豎以今況古其誰不然今之游詞一何狂簡有功之賞理請必行無稽之言事宜勿用

斷屠判

京兆府申奏勑斷屠百姓造罪不止未知合不

對

聖上德合乾坤情深惻隱將廣厚生之道爰崇去殺之文受純禮於前經懲噬乾於成象三鄽鼓刃有禁班行百姓造罪無令止息京兆以人多結網即謂臨河以皇

上之任深見衆中之信及論設網之子即云盡欲求魚得鑄劍之夫何必皆緣斷馬事煩言上夫復奚疑

同賈分利判

得丙與乙同賈丙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貧也

對　白居易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丙乙竒羸同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

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爲
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己叔
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權衡判

丙造權衡以百黍之重爲一銖以三兩爲一大兩所由
科違令訴云調律仰正斷

對

丙職此權衡性諧鍾律八音由茲遂揩五聲從此克諧

掌類羲和主同尹氏錙銖無失於毫末斤兩匪差於黍累顓頊火正虞典銅衡苟有罪非一作宜誠合科結况三兩為一大兩未爽於通規百黍以為一銖頗合於古制將科違令事乃近於深文訴以非辜理亦宜從告免

太倉耳鈌判

太倉申左右耳鈌大農不稱其任

對

正月吉日國命既懸於兩觀同律度量聖典毋均乎四

時況天子有司多方取則如或失墜其謂法何但不戒而具有虞何關縱令器有隳毁亦宜隨事脩補既缺左右何成出入太倉乾没不恪將射隼於高墉大農叨忝厥官失庖魚於下局且如古今命官都邑一作都署聯屬沿革既異主掌斯殊不可歸罪一官責成一職重詰所謂庶符一作乎恤刑

臬氏為量判

臬氏為量容斛令人概而不税所司科之

對

謹其權量義叶順時範彼金錫道成厥器信斗筲而均制乃鍾鬲而齊功施之以平萬商立之而觀四國罔不以法貴諸合儀㮚氏𧗿在為量功期永啓既改煎而不耗亦自權而準之莫不審以方圓容之䶊豆炎煙散彩浮紫氣之光芒洞響函規應黃鍾之宫律深模正典實利生民唐諱可以垂範將來可以行之天下概而不稅雅符師古之蹤按而將科殊銖平反之道㮚氏既無遺失

圄因一作梓匠理合審詳罰乃有詞刑宜用恤

度判

内官以竹為引高廣之數法陰陽宗正以為不中度請科之辭稱事所宜也非故無實

對

律歷攸司丈尺有準度必慎於圭撮高一作廣寧失於分寸苟昧斯義則非其人惟此内官職於宗正權量法度無黍累之差墨丈尋常豈毫釐之謬允酌故實克循前

典既法陰陽之數固因銅竹之宜科之則非訴者爲是

斗秤判

太府寺去秋追三市斗秤踰月不送寺以市司違時徵銅四斤丞梅福訴云九月上旬平校畢

對

太府官惟度量務切權衡驗寶貝之充盈察泉貨之輕重校量斗秤甲令有時事屬司存不當踰月瞻言稽緩須寘科條梅福跡淪下列志追前古斁輟九江之仙來

從三市之任詞有所屈恐獲戾於錙銖道或可遵豈論僭於主撮薄言未息紛紜（一作紛紜）猶多宜躬五聽之情方按三章之律

傭賃

傭賃判

有客户閑人請移執事許之恐因有流散不許則見無常職欲允其請仍立案牒為其限約州以為擾其請省裁

對

閑人者五列在周官雖去家而不歸終寓世而無職喬木空在乗白雲而不見斷蓬斯飄待凉風而未得今乃請移執事願劾劬勞誠自强而不息復知一作卸疑迷而可尚必也末遊是恣浮迹難悛許之而行未敢聞命如或恪居爾職無俾我虞遂其由衷是亦奚擾况復存乎案牘置以隄防自可定於職司亦何請於華省

對草誤斬指斷判

甲顛乙對草乙睡誤斬指斷請保辜不伏

對

變古易俗因物造器蓋取諸用有適於時六職五材既攻金而攻木服牛乘馬亦秣之而策一作筌之甲有顛求乙為傭保徇乎輕箧式供朝夕之資摧以生蒭無乖阜養之事人或因寐讋驪龍而自失指致見傷瞻蝃蝀而詎敢遂令食黿不劾空怒子公腧馬元非豈齊莊叟談疑作誤由彼已歸全既謝於垂堂損乃自貽在理孰當於

毀櫝保辜之請法未可依

官户判

官户灸面送掖庭舊有疹疾所由以非五十已上不許

對

俾彼舊章聞於白粲嗟夫賤妾隷我丹書當年且欲於役身稱疾式瞻乎灸面平陽白髮既乏子夫之容應門緑苔爰閉掖庭之恨薄言之訴情或可哀壯齒之年且殊知命嘉所由之直筆執法不回想官户之循涯吞聲

未爽

奴判

下士有僮指千為隣人所告縣斷不應云遇廉賈五一作金之所致州覆無罪

對

爵以馭賢禄以須士去嫵守職雖殆亦榮捨道成富在官所醜況位濫下士利掩上農千指家僮等江陵之橘樹萬金賈子均洛陽之富商畜伎既埒於卓孫遇業頗

同於翁伯朙之所積但覺浮雲訟之所興果爲鳴鼓雖州縣兩斷片折未分而隣人一言商亦可玷士且同於賈豎州頗昧於正刑是可忍焉孰為過者

買奴云是良人判

王丙於趙丁處買奴勤心至家一月餘日乃自云是良人丙告縣勘是良人科趙丁及奴罪申州州斷科趙丁其奴無罪

對

美言可市老經之格言衆人曰財彖彖之明義王丙室贏龜貝持貨耆頭雖挾諸龐之規終成教子之競經三十日非闕買者之愆依三千條須結禁良之罪丙丁宜從縣斷勤心難聽州裁彼此攸同斯為可矣

奴死棄水中判

丙奴死不埋棄水中人告之

對

丙為不道魚鱉何觀情之不良僮僕是棄愛其有力未

闕削舟之恩欺其遊魂更比懷沙之慘雖不封不樹家
僮無葬送之儀而載沉載浮甲令有棄屍之禁告言不
謬刑典宜申

婢判

命官婦女阿劉氏先是蔣恭家婢被放為客女懷阿劉
娠出嫁恭死後嫂將劉充女使劉不伏投匭訴

對

阿劉母先從侍兒放為客女夢虵納慶先合一作含侯月

之胎附馬申覲一作欺即就行霜之禮纔欣執盥仍誕弄塼既而李善主君俄驚閫室孔丘兄子欲契宜家遽擁妖妍將充媵婢徒為枉柳終見稱㣧望彼劉閨寧甘誦賦均夫鄭室聊事薄言論母既謝嘗杖按女即非桃葉方欲指腹稱賤憑胎索婢自可以大匹小將古明今劉氏若屬蔣家秦政須歸呂族據斯一節足定百端

部曲判

已男準格不合取部曲妻違者被繩訴云強幹弱枝竊

將益利未知合利否

對

國家每軫納隍偏憂邉徼在庸徵之俗隔良賤之婚千頭之奴具傳其號百姓之女罕聞其卜故為罔冐取陷刑書何强榦而弱枝非愛人而治唐諱國議事以制非我博哉斯之謂宜確乎不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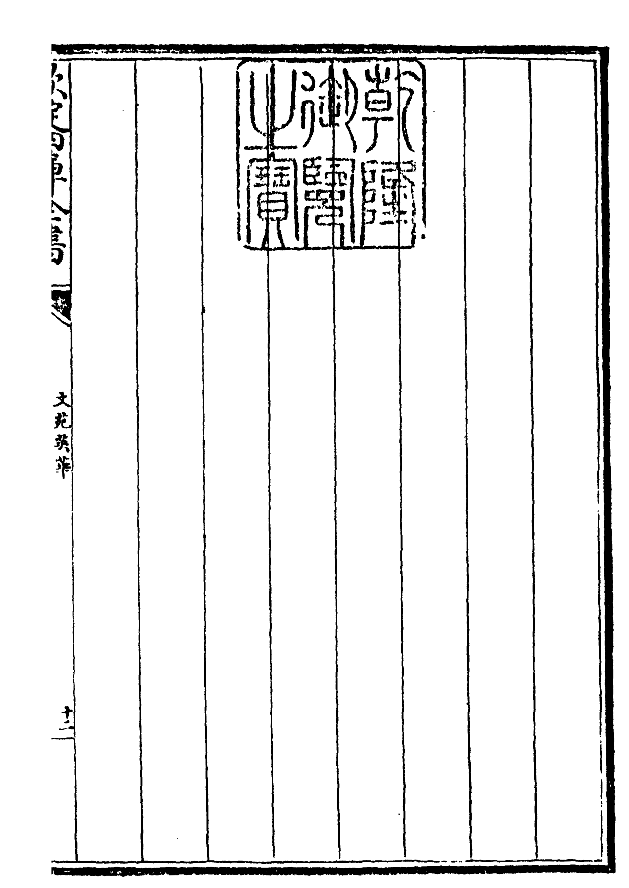
奴婢過制判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限約或責

其越職論事不伏

對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乎集作失過制爰陳誡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徒貲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淫義叶於隨時革獘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集作而越思則為出位將盡忠而陳計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乾隆御覽之寶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一